

水上巡邏

馬青山 著
郭震



群众出版社

水上遊藝

一九三九年



一九三九年

水 上 巡 邏

馬 青 山 郭 震 著
班 兆 天 插 圖

群 众 出 版 社

1 9 5 9 . 6 .

內 容 介 紹

“水上巡邏”包括两个短篇反特故事。

“水上巡邏”是說我沿海某地一个小鎮发生的故事。牛子玉、房士正为首的反革命分子，企图对我海防駐軍的軍事設備进行阴謀破坏。偵察員高方同志，在对这一案件的破获工作上，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責任感。他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，不辭辛苦，冒了很大危險，最后，将敌人全部捕获。

“一个公安特派員的筆記”写一个区公安特派員老李同志通过一件匿名檢舉案件的偵察，在飼养員和村干部的协助下，查出了杀害檢舉人的兇手，粉碎了一伙反革命分子縱火破坏农业社的阴謀。

群 众、出 版 社

(北京東長安街4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0号

經安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書号(總)92(文)64开本787×1092%印張1号

1959年6月第1版 1959年6月第1次印刷

字數35千字 印數00001—8500册

定价(3)0.14元

目 录

- 水上巡邏.....馬青山 (1)
- 一个公安特派員的筆記.....郭 震 (27)

水上巡邏

馬青山

一、民兵隊黑夜巡邏 偷渡者水上喪命

1957年秋天的一個夜里，北風呼嘯，濃雲密布，海浪翻騰。午夜後，風浪稍停，民兵隊長楊俠帶領民兵老劉和小侯，駕着一艘小船在海上巡邏。

三更時分，天氣驟冷，小侯冷得直打寒戰。楊俠見小侯只穿了件薄袄，便將自己披的舊大袄遞給小侯。小侯推辭不肯接。正在這時，隱隱聽到左前方傳來嘩嘩撥水聲，六只眼睛不約而同地向前望去，只見離船五十公尺開外的水面上，浮着一個黑糊糊的東西，向海中蠕動。

楊隊長指着那東西低聲向他倆說：“注意！在那里。”於是，小船象箭似地向那里駛去，距離愈來愈近，只有二十公尺了。突然，那黑東西幌了一下，“叭”地一聲向船上打來一槍。楊隊長擦了一下小侯的頭說：“注意隱蔽！”子彈從小侯的頭頂上飛過。接着一連四五槍，子彈都在船的周圍擦過。楊俠隱蔽在船頭上，看到黑東西上伏着一個人。小侯沉不住氣，撥開匣槍機頭就想射擊。楊俠忙按住他的手腕說：“要捉活的。”

距黑東西愈來愈近，子彈嗖嗖地從船周圍穿過。小侯見

那伏着的人，从怀里掏出了什么，要往海里投。说时迟，来时快，小侯钩起了枪机，向那人连发两枪。只见那人晃了晃，躺在黑东西上，手中的黑包也落在上面。

这时船已驶近那黑东西，一看原来是只橡皮船。那个人已没有动静了。杨侠探着身子，用撑竿顶了那人一下，仍一动不动。杨侠探头细看，只见那人胸下流了两摊污血。杨侠跳上橡皮船，试试那人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。他从橡皮船上拾起那个黑包，又把橡皮船索在船尾，命令马上开船，回去向公安机关报告。小船掉转头来，三个人摇动橹浆，飞也似地向海岸驶去。

二、楊俠县局报奇案 凌风細心查罪証

黎明后，楊俠等三人来到县公安局。值班員凌风在值班室里接待了来客。楊俠談完情况，凌风站到桌旁打开了黑包，里面是一张边防通行証和一本紅皮的工会會員証，还有一迭人民币和一块拳头大的廢鉄。凌风向楊俠問道：“楊队长，死者在中彈前后，都有些什么动作？”楊俠答道：“他正抛这黑包的时候，被小侯打倒了，再沒見他动。真糟，沒能捉个活的。”

凌风点头道：“是啊！”他拿起那块廢鉄，接着又换了語气說：“如果不击中他，那么这些东西也就会沉入海底了。虽然敌人被打死了，但却留下了罪証。”

凌风掀开通行証和工会會員証，看了看象片。証件內写着：周鵬禹，男，三十岁。浙江绍兴人。現住×县官鎮……。凌风向楊俠問道：“楊队长，你們認識这个死者嗎？”楊俠站起来，又仔細看了一下那象片，摇摇头說：“沒見過，

不認識。”

情況全談完了，楊俠等便要告辭。凌風看了看手表，時間已八點，便說：“耽誤你們休息了。以後有事還要麻煩你們的。”楊俠謙虛地說：“這是我們的責任，提不上麻煩。”說罷便向外走，凌風送他們出門，望着三個人的後影，消失在街道的拐角處，才回到屋裡。

他立即把這個案件的詳情，報告了局長。局長作了研究，把這個案件交給凌風去進行偵察。

三、凌風布置破疑案 高方領命走官廳

凌風細心地查看通行証和會員証。好像他要从這上面找取什麼秘密似的。這時門外響起了腳步聲，接着有人喊道：“報告，可以進來嗎？”凌風說：“請進來。”門一開，走進一個青年人。

這青年人是偵察員高方，年紀不過二十五歲。身穿一套藍色制服，臉膛黑里透紅，目光炯炯有神。他走進來，用宏亮的聲音問：“有任務嗎，凌股長？”凌風微笑地指着椅子說：“坐下來，高方同志，又來打交道的了。”

高方從股長的表情上猜到，一定又發生了不平常的案件。因為他知道越是複雜的案件，股長的神情便越沉着。

凌股長從口袋裡掏出只黝黑發亮的煙斗，不慌不忙地裝了一袋煙，輕輕地吸着，把案情向高方細說一遍。最後他補充說：“罪犯已被民兵打死了，罪証就留下這些。”他指了指桌上的東西，便站起來踱着步。

高方走到桌旁，拿起那兩個証件來仔細端詳。凌股長把破案的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一一作了分析交代。

高方心里一动，猛地站起来说：“凌股长，请把这个问题交给我来侦察吧！我一定按照你的指示去做。”凌股长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不要忙，高方同志，我们来好好地研究一下，怎样迅速地来揭破这个哑谜。他按了下高方的肩膀，两人面对面地坐下来。凌股长说：“你的意见怎样来办？”高方咬着嘴唇思考了一会儿说：“我的意见是：一、先从现有的罪证上，弄清敌人的活动方式；二、到当地群众中去，了解死者的周围环境。我想，敌人这样的活动，绝不是一个人能单独进行的。也就是说，一定有他的后台和同谋。我们要把他们全挖出来。”高方越说越激动，凌股长只是连连点头。等高方说完，他才站起来说：“我同意你的意见，现在要马上行动，不给敌人留下空隙。关于证件的查验，由我来负责。先将通行证交化验室去检验；会员证你带着。现在你就去吃饭，吃完马上到官镇去。要记住，去后一定要在当地党、政领导下进行工作；深入到群众中去。我这里再向上级作汇报，进一步取得领导上的帮助。”

高方听了股长的布置说：“好，我马上出发。”凌股长问：“你吃过早饭了吗？”高方说：“我不饿，股长。你知道案件弄不出个头绪来，我是吃不下饭的。”凌风见高方这般激动，也就不想多劝。他说：“好，祝你顺利！”高方说了声“再见！”便出了值班室。

他回到屋里，简单收拾一下行装，骑上自行车便向官镇驶去。

四、谈案情郑直吃惊 听奇事高方深思

从县城到官镇有二十多里路，骑车子快走也要四十分

鐘。今天偏偏遇上頂風，路上又剛下過場雨，因此格外難行。高方用力踏着車子，兩眼盯着路面，心裡却想着這個案件。幾年來他偵破過不少案件，但沒有一個同這個相似。到官鎮後怎樣進行？官鎮有沒有這個人？……一連串的問題在腦子裡翻來復去。

十點鐘，他到達官鎮的南埠。南埠是官鎮最繁華的地區。今天正逢趕集，街道更為熱鬧。要是平常日子，高方來到這裡，總要逛上一圈。今天他却無心閑逛了。他急急穿過密集的人群，直向官鎮工會駐在地走去。

在傳達室裡，他取出了介紹信，傳達員進去通報。三分鐘後，出來一個四十多歲的人，他就是這裡的工會主席鄭直同志。

他們來到辦公室的門口時，從屋裡迎面出來一個青年人，年約二十八、九歲。這時屋裡有人招呼道：“老周，晚上六點半開小組會啊！”那人應了一聲，便出去了。

進了辦公室，高方說明來意，談話就轉入了正題。當他講到被槍斃的偷渡者名叫周鵬禹時，工會主席吓了一跳。當他又談到周鵬禹的年齡、籍貫和職業時，工會主席更吃驚了。鄭直打斷高方的話說：“高方同志，你說的是誰？”高方重復着最後的話，鄭直仔細地聽着，驚奇地說：“不，周鵬禹同志還活着啊！”高方聽了正要提問什麼，沒等他開口，鄭直又接着說：“是活着，並且還在我們這裡工作呢！剛才我們在門口碰見的那個人就是他。”

高方正在思考這件奇事，認為其中大有文章。鄭直又反問道：“大概你們弄錯了吧？你根據什麼說，死者是我們單位的周鵬禹呢？”高方從口袋裡取出那本紅色的工會會員証

遞給他。鄭直接過來，見是一本八成新的會員証，正皮左下角磨去了點皮，露出夾在中間的槓紙。當他掀起封皮看到照片時，他噤不住“啊”了一聲。

五、周鵬禹尚在人世 會員証不知去向

鄭直看了象片，見模樣不是周鵬禹，而是一個三十來歲的人，滿臉絡腮鬍子。但下面的項目却同周鵬禹的一樣，不免更加詫異。

高方見這神色，便問道：“鄭直同志，周鵬禹這位同志的表現怎樣？歷史上有沒有問題？”鄭直把會員証放在桌上說：“他是個共產黨員，從小就參加了革命，從沒有脫離開組織。工作一般是積極的，就是思想麻痺點，政治警惕性不高。”這最後一句話，引起了高方的注意。他略加思考地說：“鄭直同志，可否請周鵬禹同志來一趟，咱們問問他的工會証在哪裡？”鄭直答應着走向門口，向外喊道：“小黃，你找宣傳股周鵬禹同志來一趟。”說罷，他回轉身來給高方倒了一杯水，便把會員証放在抽屜里。

不一會，門開了，走來了周鵬禹。他頭一句話就問：“鄭主席，找我有事嗎？”見到屋裡還有一個陌生人，他有些發窘地站在那裡。

鄭直說：“是啊，有點事需要找你談談。坐下吧！”

周鵬禹坐下了，兩眼猜疑地望着工會主席和高方，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。鄭直望着他，問道：“你的會員証帶着嗎？我們想看一下。”

周鵬禹一聽說要看會員証，鬆了口氣，滿不在乎地說：“隨身帶着，有什麼不可以看。”說着就用左手向右上方的

小口袋摸去。刹时，他的臉色变了。他忙用手向口袋里掏，这才发现會員証不在口袋里。他有点口吃地說：“沒带来……可能……放……放在家里，我……我回去拿……拿来。”这时他已站起来。郑直說：“好，你馬上騎着車子去拿来。”

周鵬禹二話沒說就走出了办公室。高方和郑直看着他走去，不約而同地点了点头。

周鵬禹回到家門，把車子向牆上一歪，就进了屋子。把星期天穿的那件新制服的大小口袋找了个遍，也不見會員証。他把桌子、床上、床下、鞋筒里都找遍了，仍不見。

这时他妻子从外面回来，問明了情况，也一起帮助他找，翻了半天，把屋里搞得乱七八糟，还是找不着。他急得汗流浹背，連午飯也来不及吃，跨上車子就往回走。

周鵬禹进了办公室，高方从他那着急的神情上就知道了結果。沒等他站稳，郑直就問：“找到了嗎？”周鵬禹泄气地說：“沒有。全找遍了，也沒找到。”郑直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高方，用手指敲敲桌面，高方会意地点点头。郑直拿出那本會員証，对周鵬禹說：“这里有一个會員証，你看是不是你的？”

周鵬禹猛地抬起头来，看見那本磨去左下角皮紙的工会証，轉忧为喜地說：“是我的，上面有个記号，磨去了个角。”郑直翻开来看指着象片問：“你認識这个人嗎？”

六、見照片周鵬禹心慌 听調令偵察員告別

周鵬禹定睛一看，吃了一惊！方才的喜悅神色象被寒風吹走了。

这人他模模糊糊地有点認識，但記不清是在哪里見過。

他說：“人好象見過一次，却記不清了。”高方緊接着說：

“你的會員証已落到特務分子手里了，幸亏被我們截獲，要不就成了特務分子的身份証，或者送遞情報的工具了。”工会主席也用批評的口吻說：“到了美蔣特務機關里，將會給國家造成多大的損失啊！周鵬禹同志，又是一次麻痺大意的後果吧？”



听了這話，周鵬禹難過地低下頭來。屋子裡寂靜無聲。這時，忽然一陣急驟的電話鈴聲，打破這沉默的場面。

工会主席上前去接電話。這電話是凌股長打來的。他要找高方聽話。

高方接過聽筒，說：“凌股長嗎？我是高方，噢——噢——好的，我馬上回去。”他把聽筒放下，坐在原來的位子上，說：“周鵬禹同志，請你把丟失會員証的前後時間、地點仔細地回憶一下，寫份材料吧！”周鵬禹抬起頭來問：

“什麼時候要？”高方說：“請在晚飯前寫出來，飯後我派人來拿。”稍停，他又補充說，“你要象過去一樣生活和工作的，不要被別人看出破綻來。”周鵬禹點了點頭。得到工会主席的同意，就慢步離開了辦公室。

高方望着周鵬禹走出門去，回頭對工会主席說：“凌股長讓我馬上回去。情況就談到這兒吧。請你把周鵬禹的檔案材料借給我用用。”工会主席說：“滿可以，需要什么我們

尽力帮助。”

工会主席出去了一会儿，拿来一个牛皮纸的档案袋，对高方说：“全部档案都在这里，共十页。”高方接过来，仔细检查一遍，便装入文件包里。然后同工会主席告辞回去。

他骑着车子，一溜顺风，回到机关时，刚到十二点半。下了车，他直奔凌股长办公室。这时凌股长正在等他。高方刚坐定，凌股长便说：“高方同志，刚才港口派出所刘所长来报告了一个新的情况，可能与这个案件有直接关联。”

七、談敵情引深案件 看材料初獲線索

高方側耳細听着，凌股長接着說：“劉所長報告，他所轄區內的居民賈夢龍，昨天晚上突然失蹤了。他們接到縣局的通知，知道昨晚在海上擊斃一名偷渡分子，想來對証一下，看看是不是那個賈夢龍。”這時門外傳來一陣急促的皮鞋聲，門開處走進一位身着警員制服的中年人。他倆一見是劉所長，忙站起來迎接。

三人坐定後，幾句閑話，就談到正事上來。劉所長指着工會証上的象片說：“就是這傢伙。”高方忙說：“請你介紹一下死者的情況吧！”凌股長也表示贊同。劉所長便開始介紹道：“賈夢龍是在半年前從杭州遷來的，沒有正當職業。在經濟來源和日常生活行動上都很可疑。他經常接觸的一個人名叫汪森，是下涯完小的教員。據檢舉的材料看，他歷史上也有問題。該地治安委員說，汪森每星期來一趟，來後他們總在一起鬼鬼祟祟地嘀咕。最近幾天來得更加頻繁了，幾乎是每天晚上都來。恰巧，昨天夜里就發生了這件事。”劉所長說着就從文件包內取出一張照片來，並說：“這個人就

叫汪森。”凌股长接过来一看，只見这人面孔忧郁，沒精打彩。

高方問：“这个姓汪的經常接交些什么人？”刘所长想了想說：“除了与賈梦龙关系密切外，据群众反映，还有一个挑担卖魚的人到过他家。不过到現在还没查清这个人的姓名和地址。”高方听了喘了一口气說：“总算有点头緒了。”

凌股长接着說：“是啊，头緒是有了，目前应该把力量集中在这个姓汪的身上，并且要馬上查清那个卖魚人的身份。至于敌人的罪証，还应该从会员証和通行証上进行追查。”高方和刘所长都贊同地点点头。

晚上，高方坐在宿舍里，聚精会神地查看周鵬禹的自述材料。他写道：“……下午三点半到了老同学汪森家里，他在下涯完小任教員。在那里玩到八点多鐘，才回到家里……”高方看到这里点点头，并用紅笔标了一条綫，然后又把会员証、通行証和会员登記表摆在面前。他想：“証件全化驗过了，沒有暗写和特制的情报痕迹。难道是敌人在項目上耍了花招？”于是他便将会員証上的項目逐項与会员登記表对証。所填写的項目全对完了，也沒有发现什么。最后又校对編号……

八、工会証里揭案謎 电话声中傳奇聞

会员証上的号码和登記表上的一样，没什么可疑的地方。高方看着賈梦龙的照片，反复推敲着，突然一个念头出现了，难道这象片的下面会有什么秘密嗎？他用水潤湿了贴象片的地方，輕輕地揭下象片一看，果然不出所料，象片的

背后贴着一幅比例极小的地形图，并且还有几个黑点。他用放大镜一看，正是官鎮的海防地形。看到这里，他拿起这些材料，就向凌股长屋里走去。

院子里漆黑一团。只有凌股长的窗上还有灯光。高方轻轻敲一下他的門，得到允許后，便推門进去。正在批閱文件的凌股长抬起头来問：“怎么，有道道了嗎？”高方兴奋地說：“有，还不少哩！”凌股长把文件收起来，要高方談下去。高方咳嗽一声，便仔細談了自己的发现。最后并肯定地說：“根据分析，这會員証很明显是在汪森家中失掉的。”

凌股长听了高方的分析，談諧地說：“这么看来，敌人对我们这里的国防設施发生兴趣喽！”高方点头說：“我認为是这样的。”这时凌股长站起来說：“明天，不，現在，你馬上与駐軍司令部联系，做好防范工作，决不能讓战士的一根毛发受損失。”高方同意，并且馬上照办了。

次日一早，高方被一陣急剧的電話鈴声从梦中惊醒。他来不及穿外衣，就摸着黑去接電話。这電話是港口派出所刘所长打来的。他說，下涯完小教員汪森夜里投河自杀了。高方一惊，头脑立刻清醒了。他向对方說：“把現場保护好，我們馬上去。”他放下電話，就急忙穿衣服。这突如其来的变化，把他昨晚的打算全都打乱了。他只得去找凌股长，馬上把这件事向他报告。想着就向外走，一出門，就迎面碰上一个人。

九、布疑陣汪森“自杀” 赴現場高方驗尸

来人是凌股长，他听見電話鈴响，知道又发生了什么問題，特地走来看看。凌股长見屋里黑糊糊的，便問：“怎么

“不点灯就往外跑？”高方忙把情况向他汇报。进到屋里，凌股长划着火柴，点亮了煤油灯。在灯光下，高方才发觉自己把衣服扣都扣错了，他暗笑了笑，又解开重扣好。凌股长在一旁，看着说：“由于这突然的变化，你的头脑一定有些发热吧。要知道，情况越是严重复杂，就越要冷静沉着，这样才能清醒地明辨是非。”高方听了，只觉得脸上一阵发烧。接着凌股长又说：“走，咱们马上到現場看看。”说着他们就向車棚走去了。

一小时后，他们来到官鎮北門外，这时天已大亮，田野里到处都是劳动的农民，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鼓舞下，个个都干劲十足。青年們和姑娘們的歌声，在空中震蕩。高方和凌股长只顧用力蹬着車子，心里都想着同一件事。正走着，忽然听到有人招呼道：“凌股长！”两人抬头看时，只見在百公尺外的河堤上，站着几个人。其中那个穿民警服的人向这边摆手示意。

二人騎車来到堤下，推着車子爬上河岸。只見人們圍着个用白布盖着的東西。这时刘所长迎出来与二人招呼。高方上前，揭开白布，只見死者的面色发青，好象死前憋了很大的气。高方用手按了按死者的肚子，里面的水很少，嘴里也沒有进去水泥。高方将这些情况一一記在筆記本上。

最后他又发现死者的右手里，还牢牢地抓着一块格布，看样子是从衣服上撕下来的。但死者身上穿的衣服并没有这样的布。也沒有被撕破的地方。

高方檢查完毕，走到凌股长跟前。这时凌股长正在向船民們詢問发现尸体的时间和地点，高方就站在一边听着。

船民中的一位老人說：“大約有三点多鐘，我們从河口